

众生·人民路

半根香蕉

| 吴丽娟 文 |

香蕉大抵是我最为钟情的水果之一。它裹着月牙形的睡袍，周身泛着被时间泡过的釉质柔光。当雨水在蕉叶上跳舞时，不经意间就把岁月的青涩酿成了甜糯的果实。那一抹黄，并非单调的色彩，虽容易凋溃，却自带明艳与暖意。

而香蕉成为我生命之中不可替代的存在，还得从我大一的那个秋天说起。2004年10月6日，父亲与我，带着母亲塞进行李的食物和水果，踏上了去往南京的求学之路。我们先从庆元乘坐大巴车到丽水，夜幕降临后才登上丽水到南京的绿皮火车。

绿皮火车的硬座车厢里，烟草味、汗味，还有许多难以名状的味道交织在一起，那是属于旅途的独特气味。那个夜晚，我和父亲聊着天，把母亲给我们准备的水果和食物大部分都吃完了。当困意袭来时，我便枕着自己的胳膊，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趴在狭小的桌子上入睡了。父亲就坐在我的对面，我仿佛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在黑暗中一直和蔼地守护着我，让我摇晃的旅途有安心的依靠。

次日上午10点多，我们终于抵达南京西站。父母的朋友秀丽阿姨（那时，我并不知道她只比我大六岁，依着辈分一直以阿姨称呼她）来车站接我们，并把我们安顿在他们西站旁香菇批发店边上临时租住的房子里。秀丽阿姨一家人的热情和时不时从仓库飘来的干香菇味儿，让我和父亲觉得很温暖亲切。那

所简陋的老房子，成了我们在异乡的第一个落脚点，也成了我和南京这个城市最初的链接。

10月8日，是我们学校大一新生正式报到的日子。我们那一届的新生，原本是要入住方山校区的，但因为方山是新校区，还没有完工，我们推迟到了10月份开学且要到部队里军训40天，报到的地点也改为莫愁校区。我和父亲乘坐公交车抵达热闹非凡的莫愁校区。新生报到的场景，像一场盛大的青春集会，我在人群中穿梭，像一只探寻新世界的兴奋小鹿，办理报到手续、领取军训物资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带着新奇与紧张。

当报到程序尘埃落定，午餐时间也到了。我走在校园的走廊上去找寻等待我的父亲。远远的，我看到他坐在走廊尽头的角落里。再走近一点，我看到他手中握着一根只剩下一半的香蕉，那香蕉皮已经开始泛黑，果肉也变得暗沉。这香蕉，原本是母亲的爱意，却因我们的疏忽，被压在行李底下，一路颠簸，成了如今这副模样。

父亲看到我，憨憨地笑着说：“扔了怪可惜的。”他的脸，像一张被风雨侵蚀的旧地图，每一道皱纹都刻着生活的艰辛。他的手粗糙而干瘪，带着常年劳作的印记，那一刻正不自然地紧紧握着那半根变质的香蕉。

我的眼泪，不由得夺眶而出。在这陌生的城市，在这热闹的校园，

父亲却默默地躲在角落里吃着这样的香蕉。他总是这样，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和家人，自己却甘愿吞咽生活的苦涩。

那一刻，我想起小时候，父亲背着腿受伤的我走在村间小道的场景，他的背，宽厚而温暖；我想起他身姿挺拔，骑着二八大杠带着我穿梭在省道去亲戚家拜年的样子；我想起他在夜里默默为我做出一块小黑板并教我识字，无所不能的样子……那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闪现，与眼前这个局促而羞涩的父亲重叠在一起。

曾经，我有好多年都不太敢正视这个场景，以至于记忆也逐渐变得模糊。我已经忘记那之后，我有没有拉着他的手冲向食堂，给他点一些热乎乎的饭菜。我的记忆直接从看见父亲在角落里吃香蕉的一幕，跳到了我们大一新生集体坐上学校租借的公交车即将前往南京防化团军训时的场景。我坐在车子里，隔着玻璃窗和父亲挥手告别，我的眼角一直有一些湿润。心疼、酸涩、不舍、感动……好多好多种情感在我的心底翻涌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那根变质的香蕉，一直深深烙刻在我的记忆里。于我而言，香蕉已经不只是一种水果，它是父亲深沉而无私的爱见的见证；香蕉二字，有着沉甸甸的感觉，因为它饱含着一种独属于我的父爱。

情趣·健康桥

桑葚熟了

| 杨红兵 文 |

小雨间歇，小区里，我沿着小石子铺就的道路漫无目的地散步，不提防前方一阵欢声笑语遽然而来，不由一愣，移步换景，竟然是几个成年人在“扯桑枣”（乡里俗谓，即摘桑葚），模样极是开心。

不知何时，这株掩藏在小区绿化带前的桑枣树（即桑树）竟然生长得如此茂盛。我一步一步地走近，桑枣树的叶片阔大舒展，脉络走势清晰可见，呈现出一种玛瑙般通透的绿。数片叶子当中，一簇一簇的桑枣（即桑葚）成群结队，三四颗成一堆，于青褐色的枝干上悄然列阵，挨挨挤挤地拥在枝干向阳的一面。

也许是初夏浅至，桑枣并未全部熟透，青色的形容尚小，半红的含羞低眉，紫黑的却如夺朱正色，有着几分雍容华贵，虽是乡野产物却隐约透出些许大家闺秀的风姿。一阵风过，叶片簌簌作响，桑葚随枝轻动，漏下的光斑在桑葚上轻轻跳跃，成熟的桑葚仿佛成串的紫葡萄那般诱人。此时，树下触手可及处的桑葚已然成为他人腹中之物，我踮起脚依然无法触碰到那根“心仪”的“丰满”的枝条。不得已，我微微蹲下身子，然后猛然一个弹跳，指尖便抓住了稍高处的那根“他人染指”不多的枝条，心中不由一阵窃喜，没注意因为下落速度过快，一些熟透了的桑葚便毫无征兆地同步“自由落体运动”，或不声不响地打落在头上，或大颗大颗地滚落在身上……引发出阵阵善意的笑声。

记忆里，我们似乎从未留意到桑枣树开花的历程，也都不晓得桑枣花的模样，在我们的不经意之间，桑葚已经在枝头生长、成熟。这时，快乐是属于孩子们的，尤其是我们男孩子的。我们爬上树干，大快朵颐；有时也会带着一个小袋子，摘取一些成熟的带下去……小伙伴们一起分享，所有的快乐都像嘴角的墨黑色，生动活泼，无法掩饰。有时，树梢高处的枝条过于柔弱无处借力，但又委实诱人得很，我们便会在树下铺上一块大塑料纸，或用竹竿敲打树枝，或大力摇晃树干，桑葚便会稀里哗啦地跌落下来……于是，在那些傍晚，大家都会成为一个大花脸回去，甚至牙齿都是紫黑色的，衣服上也会有或抽象或写意的“水墨画”。

这时，我将拽在手里的枝条用力向下压了压，小心翼翼地扯下一颗，噙在口中，轻轻咀嚼，淡淡的水气里有着丝丝的甜味，但却觉得齿颊生津、口腔微甜。这时，一个路过的小孩子喊道“这叔叔在摘桑葚呢”，我不由一惊，忽又想起我们一直是叫“扯桑枣”的，这些之前的俗语俚语，已经从现在孩子的生活中慢慢消失了。一个“扯”字，有着多少生活的气息，有着多少直抒胸臆的莽撞；且我们将“桑葚”称呼为“桑枣”，又是有着多少不加修饰的喜欢啊。于是，我一本正经地纠正道：“这是扯桑枣”，小孩子却一脸迷惑地看着我，表情很是懵懂“这是枣吗”，我又被问得愣住了。

我不由想起前些时见到的盒装桑葚，在外包装的前呼后拥中，依旧是透亮的黑，如水晶般，大小一致，丰腴得很，煞是好看，只是味道和记忆中的不尽相同，淡涩且寡味了许多。

极目远眺，小区的远处，麦田已经泛黄，连绵起伏，浪起涛涌。几只布谷鸟从上方不疾不徐飞过，丢下一串串“麦谷割割、麦谷割割”的鸣叫声，依稀有着浓郁的家乡口音。

乡愁，从来不是莫须有的，而是深藏在我们的内心，是羁绊，是牵挂，是留恋，更是人生旅途中最美的风景！

家庭·广瑞路

吾家有女当嫁时

| 沈伟星 文 |

在妻子和我战战兢兢、手忙脚乱的呵护下，女儿终于从一棵脆弱的小苗，长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顿时，媒人蜂拥而至踏破门槛，介绍的青年才俊职业有三教九流，地域是城乡一体。到了婚嫁年龄的女孩，就像菜市场里的菜品，等着顾客来挑选。菜品自然要在色、质方面包装，以便提高身价。挑选客户自然是希望花最少的代价，购到颜值高、品质好的商品。

只是女儿刚踏入社会，一是女生自带的羞涩，二是她极不善言辞，对交往陌生男性总有一种惶恐，以致能不去见面的不肯去见面，见了面的，礼貌地互加微信后没了下文。

看着周围和女儿年龄相仿的女孩，一个个找了或是有编制的，或是大企业的，或是有自己事业的对象，妻子就会为女儿的婚事烦恼一阵子。有哪个女孩的父母不希望孩子嫁入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呢？就像小孩读书都要读名校一样，但优秀的男孩，在她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是结婚一个就少一个。

我问妻对未来女婿的条件有什么要求，妻子娇嗔说，网上不是说了丈母娘在为自己女儿选择未来归宿的时候，肯定会考虑女婿的身高、家庭背景、工资情况，还有是否有房有车，这些都是必备的敲门砖！天下的丈母娘都是一样的，你天天上网不知道吗？！

我哈哈一笑，对女儿说，这个丈母娘难过程。我当然知道妻是说笑的，她嫁给我的时候，就相中我的一点，没有责任田，当时她家有责任田，

每到农忙，既要在纺织厂上三班倒，又要赶农忙，做得怨天恨地。如果在现在这个年代，我是要打光棍的，当时我和没有退休工资的老父亲一起生活，只有一间老房子，连基本生活都不能保准，但妻还是嫁给我了，结婚后，负债两万多元，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是一笔巨款。但那时的人，就像盛唐时的诗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心态，相信只要自己努力，一定会好起来的。

有时候闲聊时，我与妻也会和女儿讨论一下要找什么样的男孩？但女儿总是莞尔一笑。她对找对象一事一直处于不急不躁状态。

我对妻和女儿说，我的女儿我作主，要娶我们女儿必须要过我这个丈人关。然后半玩笑半认真地对女儿说，你相处男朋友，我对相貌、学历、

职业、背景、经济都没要求，但一定要符合三个条件：一是能做三十个俯卧撑；二是能喝半斤白酒以上；三是十道脑筋急转弯，能答对六题。

作为过来人，能做三十个俯卧撑，妻秒懂了，这是考量未来女婿身体素质的，生活中健康的身体最重要，是否有强壮的身体素质牵涉到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妻问，为什么要能喝酒？我说，这是考量情商啊，在中国国情里，只有能喝酒，才能玩转各种规则。妻说，哦，我明白了，脑筋急转弯是考量智商。我说，对。

女儿听了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丈人的关卡设得好！

至于后来，没有后来。儿女的婚姻，缘分到了，自由儿女自主，什么关都是虚设。所有丈母娘、老丈人的关，只是对儿女婚姻的祝福。



不可居无竹

插画 戎锋